

大眾傳播學譯叢

James Fallows

詹姆斯·法羅斯◎著

解讀

媒體

迷思

BREAKING
THE
NEWS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林添貴◎譯

G206.3
20013

港台書室

大眾傳播學譯叢

解讀媒體

**BREAKING
THE
NEWS**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迷思

James Fallows / 詹姆斯·法羅斯◎著
林添貴◎譯



00857073

"Copyright © 1996 by James Fallow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endy Weil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解讀媒體迷思

著者：詹姆斯·法羅斯
譯者：林添貴
發行人：武奎煜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
地址：台北市衡陽路20號
電話：(02)23822815 · 23821496
FAX NO：(02)23822805
郵政劃撥：0009914-5
出版日期：西元一九九八(民87)年五月臺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9608)
分類號碼：541.00.009(版)(2,000)裕(4.60)
ISBN 957-09-1167-0

定價：二六〇元

海外分局
香港：集成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地下
電話：(852)23886172-3.FAX NO：(852)2388617-4
日本：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戶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03)32914344.FAX NO：(03)32914345
泰國：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泰國曼谷耀華力路233號
電話：2226573.FAX NO：2235483
美國：華強圖書公司
地址：41-35,Kissen Boulevard,Flushing,N.Y.
11355 U.S.A.
電話：(01)718-7628889.FAX NO：(01)718-7628889
英國：英華圖書公司
地址：14,Gerrard Street,Londn,W1V 7LJ
電話：(0171)4398825.FAX NO：(0171)4391183

序

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疏？

聯合報社長
張作錦

本書不僅在「解讀新聞」，實已「解讀」了「新聞界」。

今年春節，在泰國普吉島的一個渡假村裡，好整以暇地看了這本書，有一種「先讀為快」之感，因為一位美國的記者，把新聞界很多共同的現象與問題，如此嫻熟、精準而又流暢的加以分解與剖析，使一名同行讀來甚獲我心；但是卻也覺得「先讀不快」，因為此君的解剖力十分鋒利，而下手又直指要害，毫不留情，會使任何一位新聞從業人員邊讀邊汗流浹背。中國《尚書》有云：「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疏」，新聞

記者是經常論人的人，如作者這般自省之深、之嚴，實不多見。他不僅是「解讀新聞」，實已「破解了新聞界」。

今年一月一日，是台灣解除報禁十週年紀念日，新聞界和學術界有一些紀念和討論的活動。對十年來報業進展的檢討，總覺得有點淺嘗即止，言未盡意。因為，若不是記者，很難透徹了解新聞界結構深處的積習，也就提不出意見；而身為記者，他又可能為親者諱、為自己諱，因而「知而不言」了。

這樣的矛盾與兩難，在新聞界處處可見，茲舉三例：

第一、新聞界慣以讀者「知的權利」，來抗拒外界對其新聞刊布選擇不當的批評。誠然，在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標準下，民衆若不清楚知道這種事情的真相，則「主權在民」就不會落實。可是讀者應該「知」些什麼？是否完全由新聞界自行決定，而不接受社會其他力量的檢驗與平衡？

第二、新聞界認定其身分為「第四權」，獨立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有代表民衆監督政府的責任。從學理上說，此說有堅強的根據，也為絕大多數民主國家所認可。但是新聞界卻甚少把政府的功能、運作以及與一般人關係重大的政策和法案等等，

向民衆報導與解釋；新聞界真正的興趣，卻在挖掘政治人物的私生活、權力鬥爭以及官員上台下台間的幕後秘辛。他們把「政客」當成了「政治」，他們在這些方面愈「努力」，則距離讓民衆了解國家事務的目標就愈遠。

第三、某些新聞從業員滿懷「雄心壯志」，認為媒體應該走在社會前面，而不應跟在社會後面，於是在言論版之外，新聞版上也充斥著主張與意見，把新聞人傳統以來信奉不渝的「公正」和「客觀」的標準，棄之如敝屣。這樣的做法不僅未能指導社會，反而使社會的價值與是非更加混亂。

本書作者James Fallows曾主編《大西洋月刊》，現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總編輯，是一位資深新聞人，他的自省，他對媒體工作者錯失的針砭，雖然相當嚴苛，但均非無的放矢，隨時舉出實證，使人無所迴避。當然，他的每一觀點不可能使每一個人都贊同，但是他指出，媒體如不能使人民關心和參與公共生活，則群眾就會對媒體疏離；不要說這樣的情形對民主政治會構成影響，就是對新聞界本行本業來說，讀者和觀眾流失已經是值得警惕和深思的大事。

譯者林添貴先生現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在譯述方面是一位「多產作家」，

他近年有多本譯著問世，其譯筆之好已勿庸再加推介。添貴兄早年和我同在《聯合報》編輯部服務，只要碰到必須譯得「又快又好」的文稿，我首先就會想到他和另一位同事應小端兄。添貴兄去洛杉磯多年又回台灣，小端兄遠走紐約十年尚無歸期；我們三人不僅已分在兩個國家，而且還分在三家報館，但是這都不影響彼此的友誼，更不影響我對他們兩位的敬重與懷念。

一九九八年一月卅日農曆春節初三

譯者序

時序跨進一九九八年，台灣解除報禁已經屆滿十週年。過去十年，台灣在政治上走出戒嚴體制，數度修訂憲法，回歸平常體制；民主的道路走得雖然蹣跚顛簸，大方向却堅定不移，甚且不懼中共武力威嚇，完成民選總統。經濟上，自由化、國際化的指針也在穩健中確立，證券市場經歷萬點狂飈後，「自由落體」猛墜至二千三百點的谷底，再攀爬回復元氣；去年七月起始的東亞金融風暴猶未止息，但是台灣體質強健，仍能保持相對強勢，殊受國際推許。文化上，我們隱約體察到社會上回歸本土、愛護鄉里社區的脈動，一股素樸的鄉土家國意識正在形構中。

新聞工作者站在觀察這股生命力如洪流迸發的壯觀現象之第一線，除了敬謹嘆服台灣社會生命力擺脫束縛後釋放出來的能量竟然如此豐沛之外，不免也需要檢討自身在其中的角色與功過。在這樣一個脈絡裡，譯寫詹姆斯·法羅斯(James Fallows)的《解讀媒體迷思》，誠如聯合報社長張作錦先生在序文裡所描寫的，不能不「邊讀邊

汗流浹背」。

作者法羅斯原先是華府菁英刊物《大西洋月刊》主編，去年轉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總編輯。一九八六年起，他在日本及馬來西亞先後定居三年半，其後兩年的時間裡旅行亞洲各國做採訪報導，足跡踏遍南韓、菲律賓、泰國、中國大陸、印尼、越南、台灣、澳洲、香港、新加坡、緬甸，可以說真正貫徹了新聞記者「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親身走到新聞現場、博採周諮、呼吸作息的專業要求。

做為一個「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新聞工作者，法羅斯以犀利的觀察，分析美國媒體當前現象，憂心忡忡指出，媒體若放棄窮究議題本質、內容，只會速食式地繪述表象，甚至從業人員徒以賺取私利，暴得盛名為念，則民主政治必受戕害。

譯者曾經側身企業界有年，三年前由於一場病變，決志重回新聞工作崗位。由於曾有進出企業界的經歷，我一向不敢以典型的新聞工作者自居，但是也因為有這一層實際參與大型企業資金營運的經驗，更能體會企業界對「非經濟因素」的心情。也對新聞工作抱持一種近乎虔敬的心理。然而，法羅斯在這本副題「媒體如何傷害美國民主政治」的著作中，對美國媒體有許多針針見血的批評，看在譯者心上，不免興起「國

內媒體工作者亦可對號入座，反躬自省」的感觸。

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因採訪工作的要求，先後到過美國、歐洲、中南美洲、香港、加拿大，稽宕進度甚為嚴重，多賴正中書局編審部蔡文怡、胡慧馨小姐的耐心及督促，才得以完卷交稿。因此，這本書得以出版中文本，她們兩位應居首功。

我還要感謝聯合報社長張作錦這位師友前輩，本著愛護我二十年的精神，親撰文推介。當然本書如有舛誤，應由譯者負責。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

陽明山怡秋小築

導言

美國人從來不曾真正喜歡新聞媒體。過去十年內，他們對媒體的不滿可調到達新境界，認為美國的新聞媒體已經變得太傲慢、嘲諷，只注重挖掘醜聞，破壞力十足。群眾的不滿呈現於各種民意調查，也透過脫口秀節目宣洩出來，甚至可由新聞機構與政府官員對決時越來越不受支持，見其端倪。最重要的一個跡象可能就是消費者開始悄悄地杯葛抵制新聞業，年復一年，肯花時間閱讀報紙或觀賞電視新聞節目的人，越來越少。這種現象不僅是媒體的損失，也是群眾的不幸。忽視新聞，使人無法適度配合趨勢做妥準備工作，毫不了解其他國家、甚至本鎮其他角落發生的事件，也喪失對公職領袖或公共政策做出對應。許多人士顯然認為與其接受媒體提供的訊息而損失不貲，不如乾脆放棄由媒體接受資訊。

美國近年有許多大型體制失敗，卻未反躬自省，反而歸咎他人。譬如，美國軍事組織在越戰甫告結束之時，幾乎士氣全垮，許多軍方成員認為被人出賣，在背後被人

捅了一刀，責備政治領袖過於軟弱，也怨懟國人不知感恩。底特律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生產龐然大物的大型汽車，在一九七〇年代未能預為世界石油價格大漲綢繆，也無法迎戰來自日本的競爭；它們却怪罪中東產油國家、華府官署以及日本汽車製造商。

媒體界仍處在自欺欺人階段，不能痛加檢討

類似的抱怨固然有幾分道理，但是倘若這些組織能夠承認，並導正本身內部價值的瑕疵，才能扭轉其頹勢。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汽車公司的管控權，由專精設計、製造的「汽車人」轉移到「財務人」手上，財務人只重視每季利潤盈餘和股價行情，對汽車產製所知有限。面臨日本競爭時，三大汽車公司舉措失當，直到後來才又讓「汽車人」重新主導公司營運。同一時期的美國軍方，也因專業軍官的倫理直接與其傳統理念牴觸而受到傷害。軍官們以對上級唯唯諾諾，並爭取國防工程合約通過為晉升之道；在越南戰場上，軍無鬥志，士兵只求能在服役期間平安無事，熬過三百六十五天還能毫髮無傷，軍官亦只求熬過取得作戰指揮的資歷為滿足；然而，越戰結束後十年來，軍方比其他組織更能深刻、誠實地檢討，因而能更正絕大部分的錯誤。

媒體界則仍停留在自欺欺人階段，不能痛加檢討。今天許多新聞從業人員非常明白是什麼壓力在迫使新聞業走向他們並不樂意走的方向；但是他們還不能充分誠實地面對外界的抱怨，去開始改革。面臨外界批評新聞界辜負公共責任，許多新聞從業人員第一個反應就是高喊「憲法修正條文第一條」（譯按：言論出版自由條款），就和軍方遭人批評時，反射性的以「國家安全」為護身符反駁，如出一轍。

一旦你批評記者或編輯偏頗，就聽到他們答說：他們只是反映世界真貌而已。如果你抗議某則新聞報導，他們說你在「怪罪傳話人」；新聞界不肯為他們報導呈現的世界負責任。你責備某份刊物有左傾偏差，它的編輯答說：它也常被責備犯了右傾偏差——或者是親黑人、反黑人，親企業、支持環境保護等等不一而足的偏頗。如果各方人士都抱怨，編輯就認為它一定是允執厥中，保持良好的平衡報導。你如果指某項報導太膚淺或煽色腥，記者就答說：他們提供的新聞分析已經在廣度、深度上都兼顧，懶惰的讀者已不願去讀了。如果地方電視新聞不播出犯罪、血腥畫面，或報上不刊登名流軼事，他們的受眾會轉而接納如此做的競爭對手媒體。若指責記者太孤芳自賞，傲岸不群，過於接納有權勢政客的價值，忽視了群眾利益時，新聞從業人員會說，即

使指責正確，也不相干；他們認為，他們的傲岸不群，就好比研究學者只專注深入了解某一主題一般，他們若能近距離觀察權力，會比故意與消息來源保持距離，更能為民衆服務。

媒體自我膨脹，已影響新聞界的可信度

新聞界的怨言和解說固然有幾分道理，但是更接近事實的是，媒體最有影響力的部分已經看不見其核心價值，或已被推離其核心價值。本書試圖闡釋：為什麼新聞從業人員的價值變了，他們現今的作為如何傷害到新聞界的可信度；他們扭曲了民衆選擇政治領袖、解決公衆問題的程序，又是如何影響到每一位美國人的未來。許多新聞同業已經注意到他們這一專門行業的危機，若干人士也開始推動改革措施，本書亦將描述他們已經採行的作為。

人人都知道大牌記者是又有名、又有勢。我們看到他們在白宮記者會上對總統叫嚷，也聽到政客剛做完演講，他們就即刻做出臧否可否的裁判。我們知道他們由某一熱門新聞事件擁向另一樁新聞事件——田傳勞兒(Gennifer Flowers)〔譯按：指控

柯林頓總統在阿肯色州長任內對她性騷擾的阿州政府雇員」的記者會，到洛杉磯的城市暴動現場、到國會對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的公聽會，以及唐雅·哈婷(Tonya Harding)〔譯按：一九九四年冬季奧運美國溜冰選手，涉嫌由其男友毆傷另一選手以爭取出賽權〕的庭訊現場，都有他們的身影。

然而，從外界來觀察，我們可能很難了解金錢、社會和職業上的激勵混在一起，却造成媒體人員如此自我膨脹行為的緣由。部分變化早已行之有年，部分變化則發生在過去三、四年裡；它們攪在一起，却使得菁英新聞界的內部價值觀發生天翻地覆的演變。

任何組織運作最為理想，就是有助個體發展的行為，同時也是裨益組織整體的行為。一旦有助於個體，却妨害整體，則組織就會受害。新聞事業越來越明星化，個別記者獲致很少前人希冀的權力、財富和名望；可是個人獲致此一優勢却產生流弊。今天的明星記者變得越出名，他們就被迫要放棄真實新聞工作的本質——尋求有利於群眾的資訊。這種效應越是在職業的尖端上，越是重大；也因此其結果極具破壞力。新聞界最知名、待遇最高的人士，現在立下惡規，傷害到我們接受的新聞品質，也傷害

到民衆對新聞界的尊重。

政治挫折的原因，媒體難辭其咎

實際上，傷害還更加深遠，可以威脅到政治制度的長期健康。主流新聞逐步淪入一種習慣，把美國的公衆生活描繪成競趨下流的景象，一群不老實的狡猾政客不斷地試圖贏過對手。一九九〇年代美國民主政治的大問題就是，人民幾乎不能信賴民選領袖或整個立法體系去成就任何有價值的事物。政客們在競選時就似乎不堪信賴，一旦就職立刻讓支持者大失所望；到了卸職時，又能編出一套說詞解釋為何沒有具體作為。

美國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深層力量是肇致今天政治上許多挫折的原因，但是媒體難辭其咎。犯罪、衛生醫療、教育、經濟成長等影響美國人集體利益的議題，被當成只有政客能介入作戰的競技場在處理。新聞事業常常被稱為政府的第四權部門，代表它應該提供我們足以了解政治問題的資訊。但是新聞媒體不僅未能使我們更容易應付公共挑戰，反使我們更難以對付它。媒體把公衆生活當做詭計多端的政治人物的

角力競逐來處理，而認為民衆應該對全體政客持疑，等於是造成此一結果的幫兇。

除了替美國政治製造新障礙，今天的媒體也把自己置於困難地位。他們越來越把公衆生活當成沮喪的景象描繪，而不是將之視為公民可以、且應該介入的重要活動來處理。這種作法隱喻一個訊息：人們之所以注意公共事務純是因為政治可以當做名流醜聞、連續劇等娛樂節目處理。為了與純粹娛樂節目直接較勁競爭，「嚴肅的」新聞媒體把自己陷入一個贏不了的競爭裡。更糟的是，它增加了本身覆亡的機會。長期而言，民衆唯有認為新聞提供他們必須知道的資訊，才會去注意它，美國人越是不關心公衆生活，他們就越不會對任何形式的新聞感到興趣。

本書主要由外部描述媒體、評估新聞記者的行為如何影響人們的公衆生活。但是，由於作者從事新聞工作已逾二十年，本書很自然也反映了我對此一行業的關切。

新聞界未善盡職責，人民蒙受其弊

作者由於意外因緣踏入新聞工作，並因為喜歡留在這一行裡。我喜歡這一行許多特點——需要在有限的時間裡以有限的篇幅表達一則新聞故事，需要團隊合作累積數